

仿宋胡刻文選

上海文化書局印

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彈事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一首

奏彈劉整一首

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

牋

楊德祖荅臨淄侯牋一首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一首

陳孔璋荅東阿王牋一首

吳季重荅魏太子牋一首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阮嗣宗爲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任彥昇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勸進今上梁高祖武皇帝牋一首

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一首

彈事

奏彈曹景宗一首

任彥昇

梁典曰高祖即位為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無却

有司馬法曰將軍死

綏却也

注曰古名

顧望避敵逗撓

奴教

有刑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撓當斬音

左氏傳

不為坐

史記曰趙王將使趙括為將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

魏主著令抵罪

已輕

魏志太祖令曰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

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

古昔明罰斯在

魏志太祖令曰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于內也漢書廣武君曰敗軍

逆天之道者

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暫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

獯獫謂後魏也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王左氏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曰彼

起居注曰檀道

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左氏傳曰齊侯來

樂則凱

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

吳歷曰諸葛恪作東關魏軍距之令丁奉

關歷陽縣西南一百里史記蔡澤曰白起一戰舉鄢郢吳志曰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

張湛曰日有

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

沈約宋書曰宋世

傳注曰狡狡猾也左氏傳子產

故司州刺史蔡道恭壽伯蔡道恭卒於圍道恭少以勇

力聞及病猶自力行城數日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叱而卒衆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

二年無有叛者入秋霖雨洪澍一夜城頽壯士猶戰不降及城陷擄其餘衆求恭屍卒

不能

率厲義勇奮不顧命

潘安仁汧馬督諫曰率厲有方

全城守死自冬徂秋

馬督諫大將軍疏曰臨危奮節猶有轉戰無窮亟摧醜虜史記曰驃騎將軍轉戰過

仍執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疎勒則耿存而蔡亡漢書曰武帝遣驃騎都尉

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匈奴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為戊己校尉恭以疏勒城

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嘆曰聞昔

貳師將軍取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若使

為吏士禱有飛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示虜虜以為神明引去也

鄧部救兵微接聲援鄧陽上書曰臣恐救兵之不專英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漢書

詔曰傳介子斬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漢書曰武帝遣因杆將軍公

又曰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單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晉起居

檀道濟奉命致討所向故使蜩謂結蟻聚水草有依漢書曰賈誼曰高帝王功

風靡毛詩曰旋車言邁故使蜩謂結蟻聚水草有依漢書曰賈誼曰高帝王功

錢唐大帥神式等蟻聚為寇漢書曰方復按甲盤相緩救資敵魏志曰司馬文王征

險狃僮粥居于邊地逐水草遷徙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謝承後漢書胡爽曰耿恭以

謾自困廣雅曰盤桓不進也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謝承後漢書胡爽曰耿恭以

李斯上書曰今逐客以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謝承後漢書胡爽曰耿恭以

左車謂韓信曰今足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

傳晉溫季曰逃威也杜預曰凶賊為害故曰威也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

退師延頸自貽虧衄劉璠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將軍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

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戌有司奏罰罪

景宗聞之輒去州伏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戌名也管子曰民無取不

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楚數進取如淳曰進取多所攻疆場侵駭職是左氏

也毛詩曰自貽伊戚陳琳檄豫州曰傷夷折衄衄折挫也疆場侵駭職是左氏

齊人侵魯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不有嚴刑誅賞安宣

一又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宣

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徒御以誅賞毛萇詩傳曰賞置也主謂為主

庚純自劾曰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即主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

讀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

侯臣景宗

擢自行間選茲多幸

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指蹤非擬獲獸何勤

漢書曰上先封蕭何爲鄴侯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勞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

上曰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公徒能

走得獸者功狗也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羣臣莫敢言賞茂通侯榮高列將

漢書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侯應劭曰通侯者言其功

德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爲列侯負檐栽弛鍾鼎遽列

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弛於負檐君之惠也

又曰宋左師每食擊鍾家語曰子路南遊楚列鼎而食廣雅曰列陳也

和戎莫効二八已陳

左氏傳曰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

自頂至踵功歸造化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和諸戎狄也

潤草塗原豈獲自己

喻巴蜀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

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

棄甲

史記曰沛令閉城守左氏傳曰宋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譚曰睥其目儲其腹棄甲而後

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

面目

毛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湄又曰有靦面目視人

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魏武置法

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爲覽所殺長史得檄以爲國家坐知千里也

案以從事

魏書曰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

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

周易曰師出以律鄭

少禮記注曰入兩爲錙

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

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無

萬里無差

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威謀靡仇

奉而行之實弘廟筭

西征賦曰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

多惟此庸固理絕言提

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臣寔庸固

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

劉琨勸

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漢書曰

奴傳贊曰久矣夷狄之爲患

聖朝乃顧將一車書

洪馬督諫曰聖朝西顧閔右

震惶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愍彼司

氓致辱非所

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曰園陵辱於非所

早朝未嘆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

肅明典憲

左氏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

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

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絳

胡卦切

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

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云云

奏彈劉整一首

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彥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毓字孤家無常子

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

閨內必衣冠然後入見王隱晉書曰汜毓字稚春濟北人也敦睦九族青士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也汜音凡毓音育

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

左氏傳城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懷節班固漢書贊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

千載美談斯為稱

首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封禪書曰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也

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

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侵奪分前

奴教子當伯並已入眾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伯又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貨

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斛哺食

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

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至范屋中

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

稱整亡父興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亡寅後第二弟整

仍奪教子云應入眾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當伯先是眾奴

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伯是士夫私贖應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即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旣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孃去三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提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孃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遂分前婢

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結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

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昭明刪此文大略故詳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

閭闔茸名教所絕史記太史公曰李斯自閭閭歷諸侯平屈原曰闔茸尊顯讒諛得志世說曰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任放焉達或有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

有樂地何為乃爾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漢書曰班伯出與王許子弟為惡積覺稔親舊側

目左氏傳莒引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謂大也惡積與桀同誅漢書鄧都傳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

禮記曰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包咸論語注曰肆極意敢言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毛萇曰莠醜也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謂打邊也謝承

後漢書曰或問弟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

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汝不聞乎昔瞽叟有

子曰舜舜事瞽叟也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薛包分財取其老弱南薛包字孟嘗好

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

使也田廬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

所安後徵拜侍中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老聾名著

又與寡嫂訟田遂不仕未見子晉之深心唯敦文通之偽迹顏延年詠向秀曰深心託毫素昔人

睦親衣無常主顏延年陶徵士誄曰睦親整之撫姪食有故人謂責米也西京雜記曰

相故人齊高賀從之引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

自有之引大慙賀乃告人曰公孫引內厨五鼎外鐺一看豈可以臨天下於是朝右疑

所不容紳冕所共棄

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
嵇康絕交書曰世教所不容

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正所除官輒勒

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
偷車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云云
誠惶誠恐以聞

奏彈王源一首

沈休文

吳均齊春秋曰永明
八年沈約爲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諾

辭霍不婚垂稱往烈

左氏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
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曰雋不疑爲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

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疑述曰不
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遂巡致仕

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臨隆誠非

一揆

禮記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傳施氏之婦怒施
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尚書曰道有升降政教繇俗革吳都賦曰竄隆異等孟子曰先

聖後聖其
揆一也

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

尚書曰八音克
諧無相奪倫

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

耳至於秦秦伯納女五人懷贏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
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

自宋氏失御禮教雕喪

戲曰周
失其御衣冠之族日失其序

范曄後漢書霍諝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表子正書曰古者
命士已上皆有冠冕故謂之冠族左氏傳鄭莊公曰周之子

孫日失
其序

姻婭淪雜罔計斯庶

音庶毛詩曰瑣瑣姻婭則無廬仕毛萇曰兩壻相
謂曰姪漢書曰有廬後卒如淳曰廬賤也

販鬻祖曾以

爲賈

音道鄭玄周禮注曰
居賣物曰賈

明目腆顏曾無愧畏

丁德潤厲志賦曰苟神祇之我昭求明目
而無作孔安國尚書傳曰腆厚也毛詩曰

不愧於人
不畏於天

若夫盛德之裕世業可懷

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
祀幽通賦曰違世業之可懷樂郤之家前徽未遠

左氏傳杜預曰樂師晉原降在
既壯而室竊貲莫非卑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嘲曰司馬長卿

竊貲卓氏左氏傳曰人有結襦以行簀詩曰親結其襦九十其儀毛長曰襦十等士臣卑又曰與臣結

日越王勾踐行成於吳曰一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自宸歷

御寓引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左氏傳曰有星孛於大辰申頃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

公其陛下所以負宸於紀興言思清弊俗者也禮曰天子負斧依為斧文屏風與依同詩曰與

言出宿尚書曰弊臣實儒品謬掌天憲范曄後漢書劉陶上疏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范

後漢書曰張綱字文紀為侍御史順帝遣八使詢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東觀漢記曰皇甫嵩上言四姓權右

咸各歛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

熏也去此乃治矣范曄後漢書虞延謂馬成曰尔民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毛詩曰秩秩大猷也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漢書

日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賈源雖人品庸陋胃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檀道

遠國語注曰風采也采聽商旅之言也陽秋曰王雅字茂德東海郡人為右僕射周禮曰八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鳥晉

命作牧鄭司農曰一州之牧也王之三公亦八命也居清顯尚書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采事也何法源頻叨諸府戎禁豫班通徹應劭漢書

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也而託姻結好唯利是求左氏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玷辱流輩莫斯為甚孝

欽命缺曰名毀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辯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

是高平舊族寵奮脩胄魏志滿寵字伯寧景初二年為太尉薨子偉嗣世說曰偉家計温

足見託為息鸞覓婚漢書董仲舒對策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漢書朱博曰王卿

音義曰明其等曰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閭主簿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伯寶早有令譽稍

歷侍中吳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為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娶妻及納徵皆曰聘妻及納徵皆曰聘

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

身殞西朝帝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

司隸校尉滿奮荀綽冀州記曰滿奮字武其為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漢書

音義曰連親也尚書大潘楊之睦有異於此潘岳楊仲武誄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曹

傳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子建求自試表曰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

鄭玄曰悅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過鄭伯有賦鶉鄭玄曰悅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過鄭伯有賦鶉

之賁賁趙孟曰牀策之言不踰闕杜預曰第賁也鄙情贅行造次以之蜀志諸葛亮表

情欲因行止之際逼臣取利也老子曰自伐無功自糾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即主

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王弼曰更為疣贅也糾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即主言其違

此簡之所貶裁尚書曰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漢書音義曰無忌

者貌異人者心列子曰夏桀鵠紂魯相齊穆狀兒以彼行媒同之抱布禮記曰男女非有

曰珉之瑩瑩抱布貿絲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也以彼行媒同之抱布禮記曰男女非有

歷來貿絲來即我謀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蕕不雜聞之前典左氏傳曰公欲求成

法家語顏回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汙馬督誅曰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冑納女於于楚而叛晉季文子

管庫之人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宋子河魴同穴於興

臺之鬼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

娶妻必宋之子又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左氏傳曰早臣與又曰僕臣臺

高門降衡雖自己作陸雲答兄書曰高門降衡脩庭樹蓬茂祖辱親於事為甚說文懷輕易也

此風弗

剪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

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

宜冥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

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

賈子曰宋昭公革心易行

臣等叅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

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

言禁止其視事之法當如故事也

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

約誠惶誠恐云云

牋

荅臨淄侯牋

楊德祖

典略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謙恭材博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脩荅牋後

曹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

脩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

毛萇詩傳曰彌終也

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

嘉命蔚矣其文

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

說文曰誦誦也

若仲宣之擅漢表

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

仲宣投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表孔璋寄身表氏故云冀

域偉長淹留高密故云青也公幹淪飄許京故云豫德璉時居汝潁汝潁太祖食邑故云魏也

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

尚書曰樹之風

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

家語曰孔子出乎四門周章遠望曹植書曰足下高視於上京也

伏惟君侯少長貴

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

發武王名也旦周公名也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遠近觀者徒謂能

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

毛詩曰宣昭義問又曰人之秉彜好是懿德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

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

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

漢書相譚曰揚子之書文義至深必度越諸子矣

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

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

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鍾會曰莫知所出故曰自然

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即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

尼日月無得踰焉

論語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鵲而辭

作暑賦彌日而不獻

植爲鵲鳥賦亦命脩爲之而脩辭讓植又作大暑賦而脩亦作之竟日不敢獻

見西施之容歸增其貌

者也

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鄭巴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

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鄭步禮記注曰

刊削

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

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

史記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相子新論曰秦呂不

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變易者乃其事約體微而意微也

今之賦頌古

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

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文雖出此而意微殊

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

悔其少作

曹植書曰楊雄猶稱壯夫不爲揚子法言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壯夫不爲少失照切

若此仲山周旦之儔爲

皆有僞邪

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陳王業之艱難然詩無仲山甫作者而吉父美仲山父之德未詳德祖何以言之

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

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

楚辭曰吾聞作忠以造怨忽謂之過言論語曰未之思也

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

載之英聲

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實錄成一家之言東京賦曰志經國之長基封禪書曰飛英聲

銘功景鍾書名竹帛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

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也

斯自雅量素所畜

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誦詠而已

詩曰矇瞍奏工

敢望惠施以忝莊氏曹植書曰

其言之不漸恃惠子之知我也修言己豈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辱於莊周之相知乎莊周喻植也惠施莊周相知者也故引之

季緒璅璅何足以去曹植

書曰劉季緒好詆訶文章魏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反荅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一首

繁休伯

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

轉與筍同音欽牋還與余而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

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

左氏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能喉轉引聲與筍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

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

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

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

廣雅曰抗高也聲悲舊筍曲美常均

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

曰長八尺

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

漢書曰鄭聲充集黃門集樂之所漢書音義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爲理樂相譚新

論曰漢之三主內置黃門工倡

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傲

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

左氏傳韓宣子如楚叔向爲介王欲傲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也

而此孺

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遊轉化餘弄未盡聳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

暨及也

詠北狄之

遐征奏胡馬之長思

古詩曰胡馬依北風

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

說文曰衽衣衿

也

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嘆觀者俯聽莫不泣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驥史納審

姐名倡

魏志文帝令杜夔與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然驥與趙音同也其史納審姐蓋亦當時之樂人聲類曰納奴細切說文曰嬌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姐

子也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

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說文曰詭變也

竊惟聖體兼愛好奇

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也

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

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

左氏傳曰得臣與寓目焉

宴喜之樂蓋亦無量

詩曰吉甫宴喜

欽死罪

死罪

荅東阿王牋一首

陳孔璋

文章志曰陳韋字孔璋廣陵人也避亂吳州表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魏太祖辟爲軍謀祭酒典記室病卒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世之才秉青萍干將之器

漢書袁盎諫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品氏春秋曰趙襄子遊於園中至於梁馬却不肯

進青萍爲祭乘青萍進視下豫讓却襄伴爲死人也青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少

而與子友子今日爲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吾君而我不言失爲人臣之道

如我者唯死之可也退而自報青萍豫讓之友也張叔及論曰青萍砥礪於鋒鐔庖丁

剖犧於用刀越絕書曰楚令歐冶子干將爲鐵劍二枚拂鐘無聲應機立斷

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渡河中流而溺船

人接而出之問曰子何之過曰欲說東諸侯解人曰子渡河而溺安能說東諸侯乎過曰獨不聞

干將莫邪拂鍾不鐸試物不知然以之綴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機乘扁舟子

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然無異於未視猶也又

曰淳于髡三稱鄒忌三知之髡等辭屈而去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於立斷此乃天

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

言天性自然受於異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論語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音義既遠清

辭妙句煥絕煥炳

說文曰煥火華也

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驤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

得齊足

呂氏春秋曰飛兔騷震古之駿馬也流星言疾也李尤七嘆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益野騰駒楚辭曰驪騮偃蹇而齊足

夫聽白雪之

音觀綠水之節

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

宋玉諷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爲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子會綠水之越高誘曰綠水古詩也

東野下里之音也宋玉對問曰客有

載懽載笑欲罷不能

詩曰既見復闕載笑載言論語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

禮欲罷不能

謹韞櫝玩耽以爲吟頌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吟謂詠歌誦琳死罪死罪

荅魏太子牋一首

魏略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

魏志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爲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文帝爲太子時重荅此牋也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

楚辭曰老冉冉而逾施論語陽貨曰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懽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張

晏日騎出入市里若微賤之所爲故曰微行置酒樂飲賦詩稱壽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史記曰武自安君起爲壽如淳曰上酒謂稱壽也

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

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兩都

賦序曰雍容掄揚漢書曰嚴助侍燕從容若乃邊境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

也漢書田延年曰群下鼎沸社稷將傾又息夫躬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

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漢書東方朔枚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

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漢書曰唯嚴助與吾丘壽王見任用後淮南王朝賂遺助竟坐棄市壽王後坐

事誅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

則徐生庶幾焉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魏文書曰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爾雅曰尚庶幾也而今各逝已爲異物

矣鵬鳥賦曰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魏文書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誣伏惟所天左氏傳歲尹克黃曰君天也優

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班固荅賓戲曰安安乎藝術之場休息乎篇章之囿項代曰場園講藝之場發言抗論窮理盡微周易

盡性孔安國尚書傳曰微妙也如春華班固與弟超書曰傳武仲下筆不休搗藻筆鸞龍之文奮矣鸞龍麟羽之有五彩設以喻焉答賓戲曰搗藻雖年齊

蕭王才實百之魏文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尚之齊矣東觀漢記曰更始遣使此眾議

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周易曰同聲相應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

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莊子曰可以保身孔

安國尚書傳曰勅正也慎子曰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

之才值風雲之會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時邁齒載徒結切尚書曰日月逾邁左氏

預日七十猶欲觸匈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尚書曰悽悽謹敬也以來命備悉故略陳

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吳季重魏略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鄭方禮記注耀靈匿景繼以華燈楚辭曰角宿未旦耀靈焉藏

蘭膏明燭華燈錯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史記曰虞卿者遊說之

賜金百鎰再見為上卿故號為虞卿又曰秦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小器易

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與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

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孔安國尚書傳曰沈謂醉冥也頓猶解也即以吾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

淺言每事承前無所改然觀地形察土宜左氏傳賓婚人曰先王西帶常山連岡平代漢書上東擊韓信餘寇東垣還

有恒山郡張晏曰恒山在西北鄰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過趙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